

杜威教育论著选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
杭州大学

杜威教育论著选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
杭州大学

一九七七年八月

杜威教育论著选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杭州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成本费：8角

编译者说明

一、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我们编译了《杜威教育论著选》一书，供批判用。

二、本书以选译杜威教育论著中有代表性，影响较大，且比较集中地反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反动本质的著作为原则。为了了解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除选译杜威的《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等系统性的著作外，还选译了杜威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短篇教育论文。关于杜威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以及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也选译了若干篇，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三、为了便于了解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书按照原著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本书中所选译的杜威教育论著，已经有旧译本的，除个别的篇章以外，一般都适当的加以改译，以便阅读。

四、本书附录部分包括杜威在华的讲演和杜威的生平活动、著作，杜威访问苏联的印象、作分析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苏联和中国的影响的参考。

五、本书由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组外国教育史组和杭州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组共同编译。由于编译时间仓促和水平关系，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恳请同志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目 录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苏联和中国

的影响.....尚 航 1

1897

《我的教育信条》..... 22

《学校与社会》..... 34

1902

《儿童与课程》..... 96

1909

《教育上的道德原理》.....118

1913

《教育上的兴趣与努力》.....130

1915

《明日之学校》.....143

1916

《民主主义与教育》·····155

1920

《哲学的改造》·····237

1928

《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240

1929

《经验与自然》·····254

《教育科学的资源》·····272

1931

《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283

1933

《我们怎样思维》·····294

1935

《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302

1936

《教育者和阶级斗争》·····310

《芝加哥实验的理论》·····316

1937

- 《教育和社会变动》……………332

1938

- 《经验与教育》……………343

1939

- 《教育和社会秩序》……………375

- 《自由与文化》……………382

1946

- 《人的问题》……………392

1952

- 《〈教育资源的使用〉一书引言》……………428

【 附 录 】

附录一：杜威对苏联的访问印象

- 《苏维埃俄罗斯教育的印象》……………435

附录二：杜威在中国的讲演

- 《杜威在华演讲集》……………478

- 《杜威五大讲演》……………487

附录三：杜威生平活动大事记

- 布里克门：《杜威的生平和著作》的梗概……………498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 苏联和中国的影响

尚 航

约翰·杜威（John Dewey）一八五九年生于美国佛蒙特州柏林顿市，一九五二年死于纽约。他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是实用主义哲学最有影响的代表，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者。

杜威曾当过中学教师和乡村学校教师，但是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一八九四年到芝加哥大学以后开始的。在整个教育活动中，他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和论文，宣扬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本书选译的论著，大体上反映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从第一篇著作《我的教育信条》到最后一篇著作《教育资源的利用》一书引言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杜威卖力宣扬实用主义教育观点，处心积虑地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效劳的鬼蜮伎俩；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杜威这个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的伪善面目。

《我的教育信条》作为杜威的早期教育著作，是杜威实用

主义教育思想的概括性论述。关于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学校、教材、方法以及学校与社会等问题，在这里都已经提出来了。《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是杜威的主要教育著作，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各个方面作了系统的、具体的阐述。《学校与社会》是杜威在芝加哥实验学校中对学生家长所作的报告，批判了“传统教育”的一些做法，具体地论述了学校应该是“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型的社会”，鼓吹“儿童中心”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儿童与课程》反映了杜威在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实验结果”，认为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强调把儿童现在的经验作为“学校的哲学和实验的中心”。《民主主义与教育》是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大成，杜威自称是他的教育哲学“最完全而最详细的”说明。《经验与教育》是杜威为了应付资产阶级内部的种种非难所作的理论上的修补，并且对这些责难作了辩解。《教育资源的使用》一书引言则是杜威生前的最后一篇教育著作，是他在一生临近结束时，回想他对“进步教育”的希望。在这篇论著中，杜威不得不哀叹：“在过去几年里，对进步教育的成就有组织的攻击，已经变得更加广泛而尖刻”，并承认对“进步教育”运动现状的“失望”和对它将来的“忧虑”。此外，其它一些著作：《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我们怎样思维》、《自由与文化》等，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完全是为了适应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起，美国的资本主义急剧地发

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当时，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正以特别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快就赶上和超过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表现出垄断资产阶级更加残酷的剥削性和更加赤裸裸的掠夺性。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出现，也日益表现出资本主义濒于崩溃的征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美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的力量也不断壮大，阶级斗争空前激烈。这一切，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感觉到了实际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武器，以传播改良主义影响，欺骗工人阶级，麻痹他们的革命斗志，调和阶级矛盾。杜威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出现，鼓吹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炮制了一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正迎合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需要。

在哲学观点上，杜威竭力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鼓吹“工具主义”、“有效即真理”。他把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杜威继承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反动衣钵，认为经验就是自然，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无法分开的“统一的整体”；又说：“精神和物质两者属于同一个东西，这就是构成自然的事件的复合。”一句话，“存在即被经验”。在他看来，经验可以达到自然的内部，与自然连续起来，以至二者融合为一。他甚至公然把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视为“一个模糊和神秘的东西”、“一种鬼影般的东西”。这样，杜威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用经验来吞没自然，把整个自然消融于经验之中，而在“经验”的字眼

下，隐藏了自己那条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路线。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

杜威把经验变成主观的东西，否认经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他“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注释，《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9页），因而也就必然否定客观真理，认为对自己有价值的便是真理。同时，他又把真理看作“对付环境的方法”和“令人满意的工具”。一句话，“有效即真理”。在杜威看来，只要对资产阶级有用和满意的，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都可以奉为真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社会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否定判断认识是否符合真理，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而把真理看作是一种权宜手段或一种工具。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的：“把真理看做认识的工具，这就是实际上已经转到不可知论方面，也就是离开唯物主义。”（《给尼·叶·维洛诺夫》，《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31页）

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杜威则竭力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论。这是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引伸出来的。杜威认为经验的突出特点是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动荡性，而作为“经验整体”的世界也具有这些突出特点。他在《经验与自然》中就说，“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里面；他的存在，说得坏一点，就是一场赌博。世界是一个冒险的场所；它是不定的，不稳的，不可思议地不稳。”这就否定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是按照客观的、必然的规律进行的。

他也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杜威忧心忡忡，大声惊呼：“社会的动荡不安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如果不设法加以制止，那就可能引起革

命。”但是，他不承认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固有阶级矛盾的产物，是必然要发生的，而别有用心地说：“和谐性的缺乏是产生目前危机的一切悲惨情况的有力因素”。由此，杜威竭力鼓吹“民主主义”，宣扬阶级调和，声称这样做就能使“共同参与的事业的范围扩大和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他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自由主义与自由行动》中，他煞有介事地说：“如果认为一个阶级能够利用暴力就可以在一刹那间突然变出一个民主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来，那就需要对于黑格尔式的对立的辩证法异乎寻常的轻信。”这样，杜威实际上给自己卖力推销的“民主主义”从反面作了最好的注解。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秩序，杜威拼命鼓吹改良的方法和“智慧的方法”。他赤裸裸地说：

“我们首先要维护的一点，就是要明确只有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慢慢地、日复一日地采用和传播那种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同的方法，才能做到为民主服务。”我们就是要“以合作的智慧的方法，去逐步代替暴力冲突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间，杜威把教育看作社会改良的首要工具。他不仅拼命鼓吹学校应当参与决定未来社会的秩序，而且竭力叫嚣：“如果没有我们通常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在《明日之学校》中，杜威甚至露骨地宣称：“学校对于整个社会福利所起的作用如同警察及消防队一样”；这就进一步充分暴露了杜威把教育看作首要工具的反动本质。

杜威认为，“民主主义”是一个教育的原则，是教育“必

须承认要有”的“一个参照点。”因为，在他看来，在“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和“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的“民主的理想”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由于存在什么“共同享受”、“交互影响”就可以调和起来。所以，杜威反复强调说，教育要“成为民主观点的仆人，成为民主观念正在进化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要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仆人”。这一点，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和社会变动》、《教育资源的利用》一书引言等著作中，也都有论述。杜威还认为，这对他所代表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弄得不好，就会“颠覆、破坏和摧毁民主社会的基础”，就不能“赢得”这场争取民主的斗争。很清楚，杜威一贯标榜和吹嘘的“民主主义教育”，实际上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玩弄阶级调和的工具，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开始就是作为当时美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即所谓“进步教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要求学校培养出有熟练技术的工人，以适应经常变化和改进的机器与生产过程。这样，学校的全部生活方式必须重新改造就成了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当时，欧洲的“新学校运动”以及美国在杜威之前的柏克等人提倡的“进步学校”就是适应资产阶级这一需要，在这一发展趋势下产生的。这些“新学校”、“进步学校”一般反对传统学校的教学形式、课程和方法，强调手工劳动与儿童的活动。杜威正是利用这个趋势，以反对“传统教育”为幌子，并运用流行的、“进步”的词汇，形而上学地

加以誇大和极端化，从教育方面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寻找出路。杜威不仅比较早地对传统的赫尔巴特教育观点开展“批判”，并且在《学校与社会》中第一次使用了“传统教育”这个字眼。他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和政治需要出发，大声叫喊“要求对传统的文化理想，传统的课程以及传统的教学和训练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由于杜威打着反对“传统教育”的旗号，又是在“民主主义”等比较动听的名词掩饰下，宣扬和推销实用主义教育那一套货色，所以也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这一点，杜威本人曾不打自招地承认说：“根本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在教育方面也只有相应的改变才行。”什么“相应的改变”！一句话，就是要利用教育上的一种客观趋势，打出新的旗号，玩弄更加狡猾的手法，来适应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正是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所以获得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赏识的奥妙所在。

二

在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和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上，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从做中学”等一系列教育观点，以及关于职业教育方面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极端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

其一是：“教育即生活”。

杜威从他大肆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出发，认为“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他又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即生长。”杜威还认为生活与生长的理想“即教

育是经验的不断的改组或改造。”因为，在他看来，教育作为一种过程，就是要保证继续生长，不断地改造经验，重新组织经验。所以，杜威竭力主张“教育就是不问年龄大小，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的事业。”儿童“现在”的生活经验就是一切课程的主要内容。在这里，杜威一会儿讲“生活”，一会儿讲“生长”，一会儿又讲“经验的改造”，其实所谓“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与“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也都是同一个意思。

在人类社会里，教育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过程。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工具，总是有一定的社会目的，而这目的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杜威用迂迴曲折的字句，千方百计地妄想把资产阶级的教育目的掩盖起来。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他说：“用教育的术语来说，就是：（1）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2）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目的和过程是一回事，过程就是一切。他甚至还举例来论证自己的谬论，说什么“家长或教师提出他们‘自己的’目的，作为儿童的正式目标，这和农民不顾环境情况提出一个农事理想，同样荒谬可笑。”

表面上，杜威反对教育按社会的阶级目的进行，实际上，杜威严格要求学校教育按照垄断资产阶级的目的而进行。他说，“学校的确跟随着、并反映现存社会的‘秩序’。”学校教育不应该“盲目地、不负责地去做”，而应该“以高度的胆识和责任感去做。”这就一语道破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目的论的反动本质。

那么，什么是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良好的”教育目的呢？杜威说：“就是我们在特定情境下有所行动，能够预见不同行动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并利用预料的事情指导观察和实验。”这就是说，每一个具体行动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预见行动的结果产生的，又转过来指导行动。这里，杜威所说的这个“特定情境”是有阶级性的，就是要儿童在资本主义的特定情境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规定的范围内，用“民主主义”来制约自己的行动，以达到个人和集体的“和谐性”。显然，这正是垄断资产阶级所需要的。

其二是：“学校即社会”。

这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活”这句话的下半截。杜威说：“只有当学校本身是一个小规模的合作化社会的时候，教育才能使儿童为将来的社会生活作准备。”这清楚地表明了“学校即社会”与“教育即生活”的关系。在《我的教育信条》中，他就说：“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应该把现实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型的状态”。杜威所以这样说，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套东西组织到学校教育中来，培养学生具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品格。

这种雏型社会状态的学校，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呢？杜威说：“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说来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象他在家庭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那样。”否则，学校教育就不能为将来的生活作预备，就不能养成“渗透一切的社会精神”。杜威认为在学校里，如果“不能保证在校外实际生活那样，有可以引起思惟的经验的情境”，学生思惟的训练就要遭到失败，那么，资本主

义社会就要失掉“最深切而最好的保证”。

杜威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十分重视“学校即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起的稳定作用，把它看作养成学生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的主要条件。他强调说：“首先，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其次，“校内学习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在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影响。”在杜威看来，如果学校不是一个雏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不提供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情境，就会构成学校工作的巨大危险。杜威自己也承认，我们要“在学校造成我们所要实现的一种社会的缩影，由此塑造青少年的心灵，逐步地改变成人社会的更加强大和更难控制的特征。”这就是“学校即社会”这个反动口号的实质所在。

“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这两个口号是杜威对教育本质的看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的观点。正如杜威在《芝加哥实验的理论》中所说的，它们“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而且影响儿童的组织”，也“影响教材的选择”。他还强调说：“以此为起点，继续地和有组织地出现各种教学的活动。”这也就清楚地表明，杜威这两个教育观点和它的教育观点的相互关系。

其三是：“儿童中心”。

杜威把这个观点标榜为自己与“传统教育”所不同的地方，并以此为幌子，来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目的。他宣称：“在学校里，儿童的生活成为决定一切的目的。凡促进儿童成长的必要措施都集中在这个方面。”所以，他认为“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他还声嘶力竭地